

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介评

施莉

(宁波大学 研究生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作为蔡元培全部教育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公民道德教育是五育并举的核心。文章较全面地系统介绍了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地位、目标、内容、途径, 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立场, 从融合中西、创造中国新教育的角度, 客观的评价了该思想。

关键词: 蔡元培; 公民道德教育; 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08)02-0033-04

1912年2月10日, 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教育杂志》发表《新教育意见》一文, 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批判, 改为军国民教育, 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审美教育五项。并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 则虽体魄智力发达, 适足以助其为恶, 无益也。”^{[1](8)}所以“不得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2]1912年7月10日, 他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 重申了五育及其相互关系, “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 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 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 则必以道德为根本。”^{[3](263)}1912年9月2日, 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民国教育宗旨正式公布, 即“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4]

至此, 虽没有直接使用公民教育的概念, 也不成体系, 但蔡元培在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中, 已经深入触及到了公民教育的本质内容, 即公民道德教育。

—

蔡元培生活的20世纪内忧深重, 外患频仍。辛亥革命使“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颠覆,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摆在一切有识之士面前。就内部改革而言, 蔡元培清醒的认识到, 政治体制变革固然重要, 科学对社会富强的贡献也必不可少。但这些对民族的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民族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国民素质的竞争。而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还在封建人伦主义、蒙昧主义的禁锢中, 其本质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这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戊戌变法失败后, 蔡元培毅然弃官而“委身于教育”, 决计以教育救国, 以教育兴国, 实现“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的目标。事实上, 蔡元培很早就抱定了献身救国事业的宏愿, 但采取什么方法、途径, 在戊戌变法之前还是模糊的。在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后, 他才决定走教育救国之路。“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 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26)}“这是社会改良、进步的根本途径。”

在经过早期一系列的教育实践后, 蔡元培日益体会到走出国门、学习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的迫切性。“欧美各国, 无能媲者”的教育强国德国, 是他留学的首选目标。“游学非西洋不可, 且非德国不可。”^{[5](323)}在1906年冬《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 蔡元培表示: “职现拟自措资

收稿日期: 2007-12-03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学校科研基金(XY0600085)。

作者简介: 施莉(1975-), 女, 浙江安吉人, 宁波大学研究生学院助理研究员。

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5](452)}

蔡元培于1907年6月来到德国。时德国正值威廉二世统治下的盛世,德国教育尤大学教育也正处于发展颠峰时期。几经辗转,蔡元培最终就读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他第一次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一共选修了40门课程,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化和文明史、心理学、美学、自然科学、民族学等方面。^[6]德国的四年,他一边学习,做研究,一边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学生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还翻译了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这些专著和译著全面梳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阐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适于今日社会”的道德教育内容,兼容中西,全面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学说,显示出西学对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便是其中的典例之一。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主张的“必以道德为根本”的教育宗旨,以卓而不群的理论力量和影响凸显于当时乃至其后数十年,历史性的成为民初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公布了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教育宗旨。该宗旨体现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五育并举”思想。其中,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是为了完成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则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由此观之,学者谓言蔡元培公民教育思想其实质亦即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二

(一) 公民道德教育地位

公民道德教育“毗于德育”,尤为蔡元培所重视。他认为仅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还远远不能实现“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的目标,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与近代中国流行的物质的、功利的价值取向相反,蔡元培并不把富强视为终极目的,而只是达到人类幸福的手段。他认为“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对劳动者血戮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3](131)}他把道德放在比富强更重的位置,道德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类只有通过道德完善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蔡元培不止一次强调的这种“必以道德为根本”的思想一以贯之地体现和贯穿在他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教育思想之中,足显该思想之核心地位。

(二) 公民道德教育目标

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区别在于:“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7]所以,民国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8]具体来说,他认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3](16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明确提出五育并举思想。换句话说,蔡元培是从“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这个目标出发来提出和阐明五育并举思想、明确公民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彰显公民道德教育地位的。

(三) 公民道德教育内容

蔡元培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3](131)},主张用“自由、平等、亲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道德教育的纲领性内容。他还用中国传统道德来论证这一道德观念,他指出:“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3](131-132)}他认为这三者是“一切道德之源”,乃是“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与其说蔡元培把“自由,平等,亲爱”理解为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毋宁说他把握了西方文化的内在精髓,并将其作为从事教育实践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贯穿于蔡元培的一切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

(四) 公民道德教育途径

在如何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上,他认为道德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要重在实行,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9]所以,一要重视“修正,自省,自制”。二要求远效,要持之以恒,“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3](406)}三是通过劳动实践来“砥砺德行”,“劳动是人生一桩最要紧的事体。”^[10]蔡元培期望通过劳动教育实践,在躬身实践中体悟,摸索和运用,“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究学识机会。”^[11]

三

辛亥革命虽并未彻底动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但为公民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尽管此时的公民教育是不成体系的、零散的。

蔡元培自幼系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思想上印刻着孔孟儒学的深刻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蔡元培如此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渊源。如前所述,蔡元培在1907~1910年留德期间相继出版了几部专著和译著,全面梳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此后,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世界观与人生观》《教育之对待发展》《华工学校讲义》《孔子的精神生活》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说中,他一再表述或强调了道德教育问题。这些著作、文章和演说,充分反映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及他重整中华民族道德教育体系的坚定努力。

在经过冷静地全面反省和检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后,他提出了以培养公民道德为根本和核心的教育宗旨,这也是对清末学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和扬弃的结果。例如,“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3](136-137)}他在阐释以“自由,平等,亲爱”为宗旨的道德内容时,也用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仁”、“恕”、“义”相类比,认为它们是含义相同的东西。不管这种比附是否合适,都鲜明的显示了蔡元培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传统道德教育合理“内核”,消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试图创造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需要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可贵尝试。

蔡元培先后三次留学德国,长达6年余,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熏陶。包括冯德(今译冯特)、冯彼德(今译洪堡)、但采尔等数位大师,其中公民教育之父—凯兴斯泰纳(以下简称“凯氏”)的公民教育思想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已是像蔡元培这样“先进的中国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的心切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焦虑、矛盾的心理特征息息相连,因而他的整个教育思想都紧紧围绕“救亡”这一核心。然而,当蔡元培面向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寻找真理时,此时的德国进入统一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急需大批既符合帝国殖民统治要求,又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力。凯氏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公民教育系统。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方法是职业陶冶,在具体实施上,主张把国民学校改作劳动学校,尤以体力为主。他的理论很快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寻求所谓“科学”的理论依据。

作为直接接触并介绍与宣传凯氏思想的蔡元培,他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既有批判封建思想的积极

作用,也体现出许多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缺陷,使这位深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育家、思想家,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上带上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蔡元培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但是他以德育为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本身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区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于政治”^[12],而公民道德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这种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在具体阐述时也有着超阶级、超现实的弊病。这种理论和阶级的局限性必然导致他片面夸大教育的作用,为“教育救国论”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在近代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动乱环境中,蔡元培构建的带有理想主义超然色彩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虽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融汇中西文化、构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开创性努力和成果,仍不失其伟大,给当时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给现世国人以学习和研究的珍宝。

参考文献

- [1]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26.
- [2]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六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45.
- [3]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二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31~406.
- [4] 北京政府教育部.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J]. 教育杂志, 1912, 4(7): 23.
- [5]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23~452.
- [6] 费路. 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 [C] // 蔡元培研究会. 论蔡元培——纪念蔡元培诞辰 120 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460.
- [7] 喻本伐, 熊贤君. 中国教育发展史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540.
- [8] 钱曼清, 金林祥. 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151.
- [9] 程斯辉. 蔡元培的道德教育思想浅谈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87(3): 27.
- [10]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68.
- [11] 高平叔. 蔡元培生平概述(下) [J]. 民国档案, 1987(4): 117~119.
- [12] 金林祥. 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155.

Upon CAI Yuan-pei's Thought of Public Moral Education

SHI Li

(Graduate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Public moral education, an important part of CAI Yuan-pei's thought of educ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five moralities.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status, targets, contents, and approaches of his thought, and objectively comments i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the East and West education.

Key words: CAI Yuan-pei; public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责任编辑 赵蔚)